

*A Student's Guide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 学科入门指南

## 政治哲学·美国政治思想

[美] 哈维·C. 曼斯菲尔德 [美] 乔治·W. 凯利 著

朱晓宇 译



*A Student's Guide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学科入门指南  
政治哲学·美国政治思想

[美]哈维·C. 曼斯菲尔德 [美]乔治·W. 凯利 著

朱晓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哲学·美国政治思想:汉英对照/(美)曼斯菲尔德, (美)凯利著;朱晓宇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5

(学科入门指南)

书名原文:A student's guide to political philosophy;a student's guide to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ISBN 978-7-308-14258-8

I. ①政… II. ①曼… ②凯… ③朱… III. ①政治哲学—指南—汉、英 ②政治思想史—美国—指南—汉、英 IV. ①D0-62 ②D09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3806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 登记图字:11-2014-339 号

学科入门指南:政治哲学·美国政治思想

(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 (美)乔治·W.凯利 著  
朱晓宇 译

---

策划编辑 葛玉丹

责任编辑 陈佩钰 (yukin\_chen@zju.edu.cn)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258-8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 目 录

## 政治哲学入门指南

引 言	3
党派差别	4
自然权利的起源	9
政治动物	14
神圣政治	18
永恒的《共和国》	24
政治系统	29
市民的自我	35
回归历史	40

## 美国政治思想入门指南

引 言	45
共同基础：建国时期	49
建国：寻找更深层次的含义	51
虚伪的建国者？	54
更广阔的图景	57
向混合迈进：更加广阔的景象	59
愈发复杂的状况	62
多重影响	65
《宪法》与《联邦党人文集》	68
后果——两种对抗的传统	74
持续的关注	79
联邦主义	79
分权制衡：变化的景象	86
共和主义，受约束的政府，以及美德的问题	96

# CONTENTS

## A Student's Guide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Introductory Note	105
Partisan Differences	107
The Origin of Natural Right	113
The Political Animal	120
Godly Politics	126
The Perpetual Republic	133
Political Systems	139
The Bourgeois Self	146
The Historical Turn	153

## A Student's Guide to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Introduction	159
Common Ground: The Founding Era	164
<i>The Founding: Search for Deeper Meaning</i>	167
<i>Disingenuous Founders?</i>	171
<i>A Broader Picture</i>	176
<i>Toward a Synthesis: An Even Broader Picture</i>	180
<i>Serious Complications</i>	183
<i>Multiple Influences</i>	188
<i>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ist</i>	193
<i>The Aftermath: Two Competing Traditions</i>	201
Continuing Concerns	210
<i>Federalism</i>	211
<i>Separation of Powers: The Changing Landscape</i>	221
Republicanism, limited Government, and the Problem of Virtue	238



# 政治哲学入门指南





## 引言

政治哲学可见诸伟大的著作中——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等最伟大的哲人的著作中——也可以在教授们的书中见到。作为政治科学的学生，你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伟大的哲人而不是教授相处，应该利用教授来帮助自己理解这些伟大的哲人，并且不能因为教授而分心或是疏远伟大的著作。为什么有金子不取却非要满足于炼金剩下的渣滓呢？我就是个教授，所以听我的；我只是一个次级的向导，我的任务就是把真正的导师指引给你们。

政治哲学也可见诸书本之外——在实际的政治中——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它有自己的名字之前的原初形态。公民和政客不会自称是哲人，他们看不起哲人，认为他们有创造性但却没有实际能力。但是政治与政治哲学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辩论。如果你们听过谈话节目的话，你们就会听到自己的公民同胞激烈地辩论，从正反两面，支持或是反对，指控或是辩护。政治意味着偏向性，它是有党派性的。不仅仅有着不同立场——在我们今天，典型的立场就是自由主义或是保守主义——它们之间还相互争论，所以也就是自由主义对抗保守主义。

## 党派差别

每一方都为自己的利益辩护，比如说学校教师的利益相对于股票经纪人的利益。但是他们也都向某种共同的东西申诉：公共利益。每一方都说保护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增进公共利益。同时，他们也都向某人申诉，即一个可以裁决他们之间事务的裁判。一般来说，这个裁判是一个他们需要尽量说服或者影响的人，但他也可以是一个有裁决能力的人。辩论，不论好坏，都是通过论理来达成的，并且潜在地——如果不是常常的话——都指向一个有理性的裁定。这就是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大多数人不会很好地思辨，但是他们却进行着思考与辩论——政治哲学就由此而生。比如说，在今天的美国，自由主义者争论说财富分配不均，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创造财富的需要。保守主义者则正相反，他们只在乎财富创造却很少重视财富的分配。

诸如此类的党派之争并非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价值观”的冲突中各方都对对方视而不见，所以无法进行裁定。一个有能力的裁判可以询问双方为什么忽视某些方面，如果他们无法解释，那么这个裁判可以对此补充原因。这样的裁判正在向着政治哲学之路前进。

自苏格拉底开始政治哲学已经有了很悠久的传统，并已经诞生了一系列伟大的著作，其中的每一本都对先前或者当前的政治进行了赞誉或批驳。一个学者可以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这个

传统或者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而任何对政治哲学持严肃态度的人则希望能够掌握至少一部分有关这个传统的知识。但是要探索政治哲学我们并不一定要去看政治哲学书籍。如果有一天发生了灾难性的事故，所有政治哲学的书籍可能会一并丢失，但是政治哲学却可以直接从政治生活中再生。政治所具有的部分理性的特征要求政治哲学能够更加完善——即使这需要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完成，而对这样的思想家我们将感激不尽。

政治里永远潜伏着政治哲学，等待时机浮出水面。但是如我们所知，它只浮现过一次，在苏格拉底时期——但是那个事件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它是个“首次”。我之所以强调政治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是因为这样的联系在模仿自然科学的政治科学中是找不到的。这种政治科学现今在政治科学系中占统治地位，是政治哲学的敌人。它并没有讨论公民与政治家的党派问题，而是避开它们，用科学术语来表述他们的话。你会听到政治科学家说实用性、优先性，而不是善、正义和崇高。这些词汇原意是中性的，是从党派的争论中抽象出来的。政治科学家自认为是非利益攸关的公正的观察者，而不是对善、正义和崇高的裁判，好像政治的结果与他们没有利害关系。作为政治科学家，他们相信必须抑制自己作为一名公民的意见，生怕这会伤害他们科学性的那一面。而政治哲学家却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站在同一立场，后者曾经说他自己没有党派性，他的目的是比党派看得更远，而不是和他们看得不一样。

作为总结：政治哲学试图裁定政治党派的争论，但是要实际操作它就必须进入政治辩论。它想要公正，或者只是成为支持整体、支持公共利益的一派；但是这种公正的达成是通过延

伸党派之间的争论而不是通过远离它们，并区分科学家与公民的职责：一半成为科学的奴隶，另一半又反叛它。参与党派争论并不会使政治哲学家成为相对主义的牺牲品，因为今天如此时髦的相对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懒惰的教条主义。这些相对主义者拒绝加入政治辩论因为他们甚至在听到辩论前就已经确信它们无法得到裁决；他们同政治科学家一样相信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就没有事物是正义、善和崇高的。而政治哲学家确信政治永远都会是有争议的，不管争议是开放的还是被压制的，但是这个事实——在你反思它的时候毋宁说是欢迎——并不能阻止他去寻求一种善到无法让所有人都接受的公共利益。

政治哲学希望能达到最佳政体，这种政体如此之善以至于它无法存在。政治科学提出了一种理论——实际上是一大堆理论——这些理论承诺能够结束党派争论，带来共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凌驾于党派纷争之上，而另一种将其游刃于其中。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前一种呢？至此我一直为支持政治哲学而论证，但是相对于远上九天逐月这样的目标来讲争取共识错了吗？

这个问题比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讨论的都要复杂，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史实：政治科学是从政治哲学中产生的。更准确地说，政治科学在17世纪从政治哲学中反叛出来，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运动中宣布正式独立分离。我们现在看到在大学“政治科学”院系中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矛盾是这次早期深层次叛离的后果。今天政治科学经常被说成是“描述性的”或是“经验主义的”，主要关注事实；政治哲学被说成是“规范化的”，因为它主要表述价值观。但是这些术语仅仅用更抽象的形式重复了追求共识的政治科学与追求最佳结果的政治哲学之

间的区别。政治科学喜欢事实，是因为它认为与价值观相比人们有对事实形成共识的可能；而政治哲学提供价值观和规范，是因为它追求最佳结果。

当我们对比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两种政治哲学：现代的和古代的。为了了解我们现有的政治科学，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对手：而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必须进入政治哲学的历史。我们必须学习已经传承给我们的传统。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阅读前人的作品并做出评价，有时同意，有时反对。这一历史和其他历史相比更少具有偶然性，因为哲学家比公民或政治家更多地对之前的思想家进行反思和质疑。在考虑西方文明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牢记西方思想的传统，是它激起并解释了不同民族和政治家的行为。它既多于也少于普通意义上的传统——多于，是因为它更具思辨性，而少于则是就其自我分化并对论证和更正开放而言。政治哲学的传统并非是一系列的惯例；它更不是某种强大政治势力所设立的“正典”——像某些时候被说成的那样。它是唯一不自称为权威的传统，相反，它时常挑战权威；这与很多非西方的传统很不一样。它不是唯一的，也并非不可冒犯，它是哲学性的。任何不熟悉这个传统的人都不能自认为受过教育。它告诉你人类生活的主要可能性，并通过让你了解什么已经尝试过，什么是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来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状况，其深刻程度是任何其他知识来源无法相比的。

很多今天的政治理论并不感到有义务来审视自己的历史，它们有时轻视政治哲学的历史渊源，认为对现在而言无足轻重。但是我们的推论证明，我们需要通过了解政治哲学的历史来理解它的实质。在今天，怎样对待党派争论依旧是一个问题：有

些人欣赏自己的党派取向；有些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对大声争辩感到不快，对有党派偏向的态度感到不满。最近几十年，政治科学这个专业受到了新理论如行为主义及理性选择的影响，这些新理论都希望结束不同价值观导致的旧有争论并彻底抛弃政治哲学。但是政治哲学却在众多试图取代它的努力中生存了下来，而政治科学也在这众多努力的失败后定期地进行新的尝试，希望舍弃辩论，带来共识。要了解这些是什么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追本溯源。

## 自然权利的起源

古罗马哲学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前 106—前 43）曾经说过，是苏格拉底首先将哲学从天堂带到尘世并将它注入城邦和家庭，用它来探讨生活和道德并裁定事物的是非。这是政治哲学的一个确切的开端，同时也是对政治哲学的定义。政治哲学由苏格拉底（前 470—前 399）而始，他自己出于某种原因未有任何著作遗世，但却允许他的弟子柏拉图（约前 427—前 347）和色诺芬（约前 430—约前 350）将自己的生活和演讲记录在他们所著的对话录中。哲学开始于政治哲学之前；在苏格拉底之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他们研究“自然”（希腊语 *physis*）而把政治和道德问题留给职业辩论家们。后者被称作诡辩家，他们教授修辞。柏拉图《对话录》中有一篇叫做《高尔吉亚》，就描述了一个同名的诡辩家。修辞学者教授学生从问题的两面来进行辩论，而不考虑正义在哪一方。他们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样，认为正义是一种法律或者“惯例”（*nomos*），因而它没有自己的定义，只是反映了某位大师或是统治者的统治意志。

苏格拉底不接受这种假设。他提出，正义的问题就像物理问题一样，它的答案可以不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不论何时何地都保持一致。那么正义就不是一种惯例或者 *nomos*，而是自然的或者说 *physis*；世间有一种自然正义或者自然权利。苏格拉底没有说这样的东西存在是一个真理。他的方式是问一些简单的问



题，比如说“何为正义？”这个问题的形式“何为X”的前提是X有着恒定不变的特性。但是古代相对主义者和今天的相对主义者一样，都认为正义看上去是随着时间和空间而改变的。

可能自然正义最显著的证据是我们对它的信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对非正义的确信。这在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一个学生得分太低的时候（很少有人抱怨说自己得分过高的）。而当这发生的时候你不仅仅是摇摇头咕哝着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会生气，因为你确信有一种正义并不因某人的专断而改变。愤怒是非正义的一个标志，反过来说也是正义存在的标志。愤怒一般都是有原因的；一个愤怒的人可能不会停下来表达它，但是如果有时和有能力的话，他可能会解释他为何愤怒。这就是为什么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展示给我们看两种不同愤怒的联系，一种是卫道士；他们的愤怒同狗一样，另一种是哲学家，他们不生气，只

---

柏拉图（前427—前347），生于雅典的一个显赫家族。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击败雅典后，一个叫做“三十僭主”的暴力寡头政权在雅典上台，执政者中包括柏拉图家族的几个亲戚和许多朋友。这个寡头政权后来被推翻，民主得到恢复。但在公元前399年，雅典的民主政体处死了柏拉图的朋友和老师——哲学家苏格拉底，罪名是不信众神及腐蚀青年。公元前388年，柏拉图接受锡拉库扎国王的邀请来到西西里，但他很快又回到了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学校坐落在一片为纪念当地英雄阿卡得摩而得名的树林中，因此被称为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阿卡德米学园在基督教前期的古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